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五年 九月號

特稿：「五四」與中國現代化

——金耀基教授講座紀要／金耀基 演講 李浩榮 記錄整理

陳煒舜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

／呂牧昀 記錄整理

文化綠蔭：為何愛讀許倬雲的史學著作？／伍東林

萬花筒：悅來涼茶舖——煙火蒼生之三／巴 桐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李烈聲

在文字中深居——「詩歌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史云彥



楓溪瓷塑陳鐘鳴款五彩人物像

青霞園地

畫 林青霞
文 大王

臨摹齊白石於瓷板

市場上

常見到這東西

這東西叫作秤桿

一人用秤

一人問曰：幾斤幾兩

內心裏

人類也會使用這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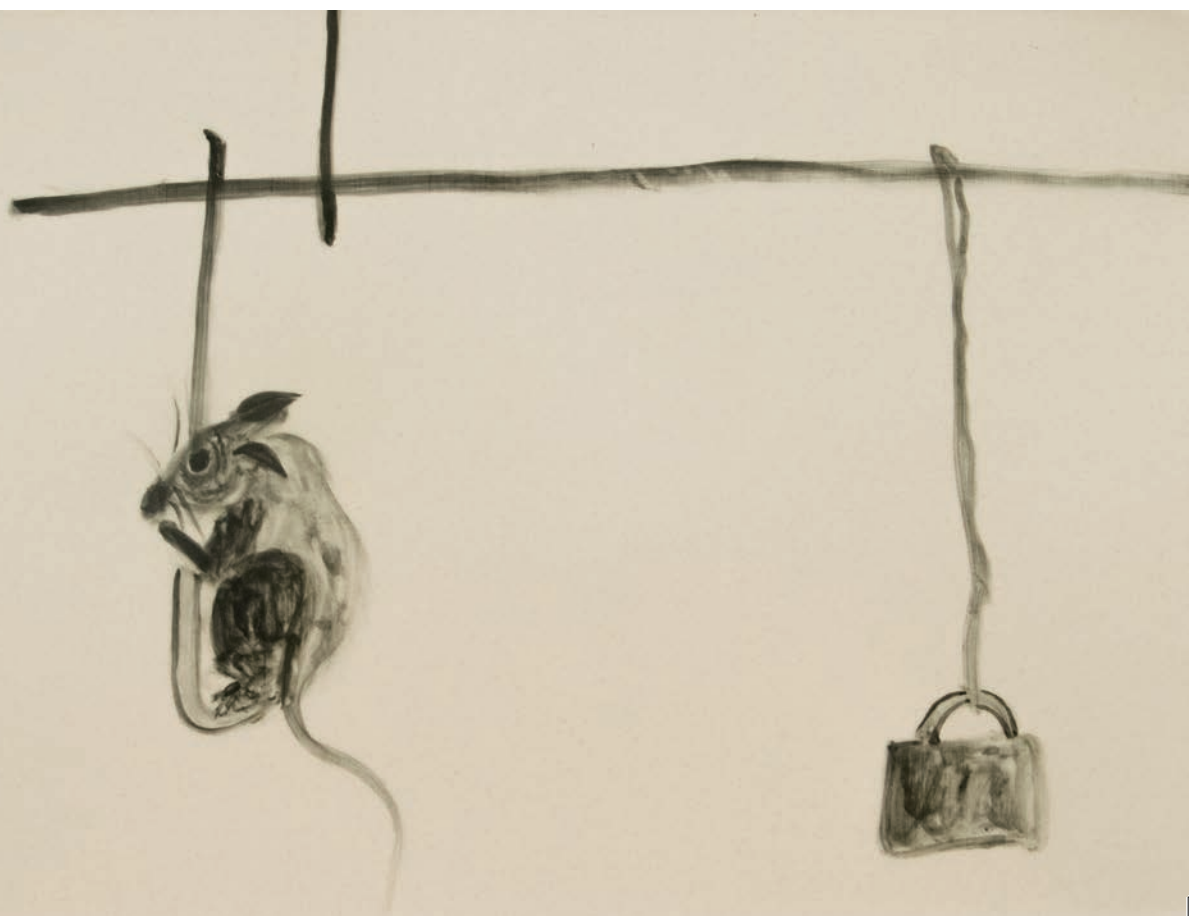
互相問道：你幾多斤兩啊

我偷偷爬上秤桿

費勁地撥動秤砣

我數不清自己有幾斤幾兩

但我一定價值萬金



五四百年迴響： 從救亡圖存到現代文明的構建

潘焜明

一百零六年前，北京街頭青年學子的吶喊撕裂了沉寂的天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呼號點燃了一個民族的覺醒。金耀基教授在近期的講座中深刻指出：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救亡圖存的愛國洪流，更是一次啟蒙思想的新文化洗禮。它以雙重主調——民族獨立的「集體自由」與個人解放的「個體自由」——交織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史詩序章。

回望來路，中國的現代化浸染着掙扎與求索的血色。從洋務運動的「器物革新」到戊戌變法的「制度突圍」，從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再到五四的思想啟蒙，四重變革的階梯上，知識分子以血淚鋪就前行之路。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肝膽，陳獨秀《新青年》的銳利號角，無不昭示：救亡與啟蒙的張力始終貫穿百年征途。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現實邏輯讓救亡大業壓倒了啟蒙理想，集體自由的鐵索一度禁錮了個體解放的羽翼。

然歷史江河奔湧不息。今日中國已從「天朝迷夢」躍入多極世界的前列，救亡的烽煙散作雲霞，金耀基教授謂之「第一個目標超額完成」。當經濟崛起夯實根基，更深層的叩問浮出水面：如何在集體與個體、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之間尋得平衡？中國需要的不僅是器物與制度的現代化，更是文明的現代化——一個既植根五千年智慧星河，又擁抱人類共同價值的文明新秩序。

令人深思的是，五四先賢所批判的舊文化並未消亡，而是如鹽入水般融入現代生活。胡適當年疾呼「充分世界化」，今日中西文明早已在尋常處水乳交融：佛寺鐘聲與交響樂共鳴，茅台與紅酒同席，水墨動畫與數碼藝術共生。這種「無痕的融合」正是文明生命力的明證——如同佛教東傳後的新生，中華文明完全能在消化外來養份後，綻放屬於全人類的精神之花。

站在新起點上，五四的精神火種依然灼熱。它提醒我們：真正的現代化絕非簡單的復刻他者之路，而是在啟蒙理想的照耀下，構建一個既捍衛個體尊嚴、又凝聚民族魂魄的現代文明。這需要重拾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初心，讓曾被救亡大潮遮蔽的「個體自由」之光，照亮制度設計的幽微之處。

百年前，五四先賢以青春之血叩問中國出路；百年後，我們肩負的使命從「救亡」轉向「文明構建」。正如金耀基教授在新著《中國的現代轉向》中所啟示：當物質現代化的基石已固，精神的現代化——這場未完成的啟蒙，正呼喚我們續寫新的篇章。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九月號 總二十九期

卷首語

潘耀明

五四百年迴響：從救亡圖存到現代文明的構建

特稿

金耀基

演講 記錄整理 「五四」與中國現代化——金耀基教授講座紀要

李浩榮

記錄整理

呂牧昀

記錄整理 海角誦弦興——陳煒舜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

文化綠蔭

胡燕青

暗暗挪了一小步

張欣

流年憶舊——我們就是鏗鏘罐罐

鄭斐子

由〈歸去來兮辭〉說起（上）

伍東林

為何愛讀許倬雲的史學著作？

萬花筒

巴桐

悅來涼茶舖——煙火蒼生之三

李烈聲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史云彥

在文字中深居——「詩歌的本土性與世界性」

鄭延國

附錄：史云彥：在這倉皇而破碎的時刻

周蜜蜜

附錄：史云彥：天空露出它沉默不語的藍色屋脊（組詩）選

東章

睿智的文化擺渡者：黃維樑

風歌

荷風 在唐詩中找「所以然」——評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

蔡瑞北

讀杜牧之揚州詩（外二首）

施勁超、鄭瑞琴、鄧雅竹、潘金英

對聯一束、題宋文治山水畫《江南三月》

吳琪琪、曲書頤、丁加文、黃喧詠

〔師說師文〕痛

畫林青霞

臨摹齊白石於瓷板

文大王

名家手跡（高行健）

詩、圖

周蜜蜜 荷志

封面內頁

青霞園地

封底內頁

詩、圖

封底

周蜜蜜 荷志

9



17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泰斗金耀基教授六月八日下午於饒宗頤文化館文化講堂以「『五四』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深入剖析五四運動對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的深遠影響。講座聚焦五四精神如何重塑中國的文化認同、政治結構與社會轉型，探討科學、民主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實踐與挑戰。金教授將結合歷史縱深與全球視野，解析五四運動作為「未完成的啟蒙」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實意義，並反思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本文為講座紀要。——編者

「五四」與中國現代化 ——金耀基教授講座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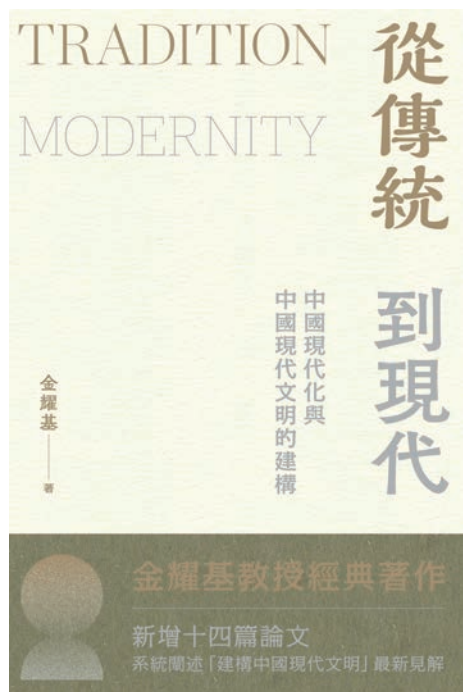
金耀基 演講 李浩榮 記錄整理



金耀基教授六月八日於饒宗頤文化館文化講堂以「『五四』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深入剖析五四運動對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的深遠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與如何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乃我一生研究之中心。六七十年前，我在台灣念大學的時候，便開始思考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問題。一九六六年，我出版《從傳統到現代》，指出中國必須「現代化」才有出路。那一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文革本質上是反現代化的，我的書當然進不了內地。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推行「四個現代化」，《從傳統到現代》才能登陸內地。從那本書起，每到逢五、逢十的五四周年祭，我就會寫一篇文章紀念五四，寫了十多篇了。縱然五四過去逾百年了，我們仍然活在一個跟五四相關的世界，我們都是「後五四」的人。在逾一百年的現代化浪潮裏，五四是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

什麼是五四運動呢？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的學生上街抗議，抗議巴黎和會擅自把山東權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北京的學生運動激起全國響應，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主義運動。以前，中國是「家天



金耀基著《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二三年。

下」，朝代一家一姓，李家天下、趙家天下，並非民族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孫中山提出「公天下」觀念，第一次改變國家體制，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共和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從前天下屬於天子，王權由天命所賦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時候沒有民權，只有王權。而辛亥革命倡議民主共和，強調國家屬於人民，所以五四時，社會已經有了國家和民族等觀念。人民覺得國家和民族利益受損，於是走出來抗議，「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爭取在世界各國之間有平等的一席位。國人爭取主權獨立，就是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獨立，以後的愛國主

義與民族主義思想便是發軔於此的。

五四是一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五四不但是「愛國運動」，它還是一場「新文化運動」。一九一六年，蔡元培為北大校長，隨後把陳獨秀請到文學院任院長。陳獨秀於是他辦的《新青年》雜誌，從上海搬到北京，《新青年》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此後，許多的文化主張便是從《新青年》那裏發出來的。新文化運動到一九二一年告一段落，那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成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在這裏應該問一個問題，新文化運動為什麼會出現的呢？因為辛亥以後，袁世凱繼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接任做總統，在位三年，就搞復辟稱帝，他失敗以後，接着張勳率辦子軍入京，又來復辟。兩次復辟，民主蒙塵，遂有第二次共和革命。同一時間，康有為、陳煥章要建立孔教，想把儒家變成一門宗教。康有為之推立孔教，乃鑑於基督教在西方社會影響力巨大，故欲仿效。但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知識人非常反對，應指出他們任教的北京大學可是一間現代型大學，它是橫的移植，從歐洲德國把現代大學的模式移植過來，而不是縱的繼承，跟傳統的太學、國子監沒有關係。這批知識人發起新文化



運動，就是要反對王權復辟，和其背後忠君尊孔之思想。他們提倡新科學、新宗教、新道德、新文學、新美術等等，謂之新文化。胡適認為新文化之要義，首先要承認舊文化已經不適合中國了，現今的中國要充分地接受世界文明。注意，胡適不只是講西方文明，更是講世界文明。當然，他當時最希望中國能跟歐美的先進國家接軌。

中國要從傳統裏走出來，怎麼走？三千年來，中國在東亞大陸上建立起一個古典文明，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是一個帝國。但是，中國的帝國是王朝主義，跟西方的帝國主義不一樣，中國很少去侵略別國，也不會去建立殖民地。中國人自認為處於天地之中，環顧四鄰，日本、韓國、越南等，其文化都不如中國，這就形成了中國人的天下觀。最近幾十年，由於考古的發現，三星堆等重要遺址出土，我們發現中原文明以外，中國還存在着其他地方的文明起源。中華文明獨立存在已幾千年了，自成一個天下，但是，我們不知「天下」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遠古的不說了，到十六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來了，把澳門租借去，足足四百年後才歸還。英國人後起，世上第一個國家從農業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來了個大跳躍。乾隆年間，英國人派馬戛爾尼爵士率團來中國談生意，希望在廣州以外，多開放幾個港口。馬戛爾尼準備了許多工業產品送給乾隆，但皇帝認為天朝無所不

有，沒多看一眼，通通就擱到倉庫裏去。覬見皇帝的禮儀問題僵持了許久，解決了後，宴會上馬戛爾尼使團還獲乾隆親賜酒，英國使團大樂，但實則是中國對朝貢國的禮節罷了。最後清朝仍然沒有答應英國人的貿易與設館訴求。數十年以後，鴉片戰爭爆發，天朝上國被一個英倫島國打敗，中國人才驚覺「天下」以外還有一個「世界」。中國為什麼被打敗呢？當時朝野精英只覺得槍炮不行，船艦不行，所以曾國藩、文祥、李鴻章才開始搞「洋務自強」運動，辦工廠、造槍炮、買船艦。中國第一波現代化運動，可視為軍事現代化。

中國除軍事現代化還要制度現代化

近代史學家蔣廷黻認為，李鴻章可能是十九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鴻章籌建的北洋艦隊曾是亞洲最強的海軍。可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的知識精英才明白單單軍事現代化是不夠的，還要制度現代化。為什麼英國和日本能打敗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發現英、日兩國均實行君主立憲，所以大力主張要行君主立憲。我們知道康梁維新以失敗告終，他們倆遠走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留下來，認為凡國家變法，必有人流血，他自願犧牲。像譚嗣同這種不畏死的君子，強烈表現出一個民族改革的決心。後來，慈禧太后同意行君主立憲，但最終沒有成功，那就



金耀基著《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二三年。

只剩下孫中山「共和革命」這一條路了。可是辛亥之後，袁世凱稱帝，證明共和之脆弱。立憲失敗，共和失敗，說明制度現代化都失敗了。約翰·杜威指出，那是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對民主欠缺根本之了解，思想上沒有準備好。杜威認為，共和革命以後，還要來一場思想革命。隨之而來的，就是主義盛行的時代，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易卜生主義等，這些主義就是各種各樣救國救民之方案。

關於思想現代化，至少可以追溯至一九〇五年，張之洞與袁世凱聯名奏請慈禧太后，提出「廢科舉，設學校」。由隋至清，科舉制度在中國實施了一千五百年。憑心講，比較古代各大文明的選用

人才制度，科舉制還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能否當上官，全看你的本事。什麼本事呢？就是掌握四書五經的知識。漢武帝獨尊儒術，孔子之學由「子學」提升為「經學」，並設立太學傳授經學。雖然尊儒，但漢武帝沒有把其他的學說滅掉，只是不重視而已。到了清末，遇上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未能應付時勢，搞外交不懂外交，搞內政不懂內政，搞生意不懂生意，哪怎麼辦呢？只好廢科舉。這一下子傳統的士子就完蛋了，斷了他們讀書做官那條唯一的出路。士子透過科舉進入政治體制，這種儒家是「制度化儒學」，是「政」（皇權）「教」（教育）合一，有別於先秦的孔孟儒學，跟今天新亞書院所講的新儒家也不一樣。「制度化儒學」最核心的思想是三綱六紀，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廢科舉，意味「制度化儒學」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整個中國的社會秩序改變了。自此，學校的教學以西學為主，人人爭着去學習科學技藝。民初以來，中國民間流行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個工業體系、一個科學體系。楊振寧先生曾告訴我，一九〇〇年，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懂微積分；而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那一年，我們才「廢科舉」。我們的科學水平落後太多了。



五四是啟蒙運動還是文藝復興？

關於五四，學術界有一個爭論，究竟它是啟蒙運動還是文藝復興呢？五四提倡賽先生與德先生，那正是法國啟蒙運動的兩大精髓——科學與民主。法國啟蒙思想家用科學對抗神學，用民主抵抗王權，自此以後，中國社會上越來越擴大的知識層，對科學與民主都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無疑這是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效應。至於五四是不是文藝復興呢？歐洲的文藝復興主要講復古，回到古希臘的人文時代。而五四時，胡適提出整理國故，重新評估中國所有的舊文化。這顯然是一種對傳統的批判，怎麼會是復古呢？但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議「整理國故」，提倡白話文，主張全心全意的世界化，這一百多年來，與啟蒙運動結合，確已開啟了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此可參閱我《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無疑，五四是一個啟蒙運動，至今仍在繼續着；而最初，五四不能說是「文藝復興」，但百年之後回眸一看，中華文化已因中西結合融會而大大豐富了，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可說出現了一個初步的「文藝復興」。

我們現在講新文化，好像就等於西方文化，孩子從小學鋼琴，人人都知道貝多芬、莫札特，我們戴的眼鏡，穿的衣服，哪一樣不是西方的呢？但是，

經過這一百多年中西的交往，平常生活裏，我們已經很難細分什麼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什麼是西方的舶來品。因為西方文化已經跟中國文化融合在一起了，一頓飯，既喝紅酒，又喝茅台，我們都習慣了。佛教是印度產生的，東漢時，佛教進入中國，但現在，印度幾乎沒有人講佛教了。佛教中國化以後，還傳播至東亞各國，中國佛教反而成了佛教的代表。而今日看奧運會，幾乎沒有一個運動項目是起源於中國的。但中國的運動員拿金牌都拿得手軟了。不止體育，中國人幾乎在每一個文化領域（如繪畫、電影、文學、音樂等）裏都有人達到世界級的成就。比起清代以前，我們今日的文化生活不知道要豐富多少倍呢！

救亡壓倒了啟蒙

五四有兩個面貌、兩個主調：「五四愛國運動」強調救亡圖強，拯救中華民族的主權獨立與自由；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啟蒙，標舉民主與科學，迎接現代新文明。啟蒙的主調是個人的解放，與個人的自由。五四兩個運動之間是有張力的，甚至有矛盾與衝突。李澤厚先生有一個說法，指出五四運動到後來，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我認為這是很合乎歷史發展之實情的。在一個列強侵略的年代裏，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當務之急是救國家，救民族，「五四愛國運動」的口號「外爭主權」，即不外求



金耀基著《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五年。

民族之獨立、國家之自由。一言之，就是「集體自由」的「優先性」，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大我，哪有小我？」因此，救國族之危亡，求國族之自由，或追求「集體」的解放與自由，就大大壓倒了啟蒙所強調的「個體」之解放與自由了。孫中山當年就主張「國家的自由」勝於「個人的自由」。事實上，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代表「集體」的名詞，如國家、民族、黨國、人民、階級、群眾都被賦予了「神聖性」，也因此，「集體」的價值優勝過「個體」，也就壓倒了「個體」。講到底，百年來民主化之所以艱辛，五四的德先生之所以大大落後於賽先生，「救亡壓倒啟蒙」之所以發生，探源求因，不能不說與中國近現代特殊的歷史情況有關。其實，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國族一直處於危亡之邊緣，

而中國現代化運動肇始於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其不言自明的目標就是「救亡圖強」。五四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倡導的「科學」與「民主」已有一個追求「現代文明」的憧憬。但不幸的是，五四後來出現了「救亡壓倒啟蒙」、「集體壓倒個體」的歷史現象。

今天，我講「五四與中國現代化」，已講得很多，值得欣慰的是，「救亡壓倒啟蒙」已成為過去，已成為歷史。中國今日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多極世界」的一極。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救亡圖強」目標已超額完成了，而一個現代文明秩序之建立，必然是在「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講到這裏，我們應該知道，實踐中國現代化的第二個目標——「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早已排在歷史的日程表上。

金耀基教授按：我很感謝特約記者李浩榮先生，他對我「『五四』與中國現代化」的講座作了切實之整理。我只覺得自己講得不夠條理，故作了一些增刪。對我講題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很希望你們能進一步多看我的《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增訂版）及《中國的現代轉向》。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記錄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特稿

特稿

五月二十日，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到校，以「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為題，縱論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詩詞教學的源流嬗變。本文為演講精華。

——編者

海角誦弦興 ——陳煒舜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

呂牧昀 記錄整理



陳煒舜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
(呂牧昀提供)

談論詩詞作法的著作因而問世。兼之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學文學院召開文科課程會議，討論如何設計中文科課程，詩選、詞選課程由此濫觴。其中最早呼應北大的，當屬謝無量的《詩學指南》、《詞學指南》，流傳於坊間，屬於補充讀物。而院校內部，講授詩詞的老師，則各自撰有教材，如北京大學黃節的《詩學》、東南大學顧實的《詩法捷要》、大夏大學馮振的《七言絕句作法舉隅》，皆為課堂講義、教材。甚至喻守真的《唐詩三百首詳

詩選與詞選，是現今大專院校中文系的常規課程，內容以古典詩詞選授、習作訓練為主。但詩詞課的由來，乃至詩詞教學的發展脈絡，可謂知之者甚少。陳老師指，談論詩歌創作的歷史固然悠久，自唐到明清，不乏詩法著作，惟論述流於技術範疇，較為零碎。直至民國時期，西學東傳，學者整理國故，詩詞也因去古未遠，熱衷者眾，不少

庠序起新風——詩詞寫作教學簡史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明清研究中心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老師，蒞臨中央大學文學二館，以「淺談戰後香港大專院校的詩詞寫作教學」為題，縱論一九四五年至今，香港古典詩詞教學的源流嬗變。是次演講，由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明清研究中心主任李宜學老師主持。

析》，如今仍見使用。

至於香港的詩詞教學，情況相對複雜。香港作為曾經的英殖民地，一度是醞釀革命的溫床。惟民國建立後，不少清朝遺老南下幽居，又香港開埠以來，商業發展帶動文化繁榮，受之影響，詩詞風氣仍熾。陳老師並提及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稱在民族主義、左派思潮影響下，英國統治者對時局不免憂慮，時任港督金文泰認為，要想保持香港治安，應加強中國的傳統教育，於是接納官紳建議，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又延請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溫肅等進駐港大。不過，賴、區這類舊式文人雖然工詩，卻視之為小道而推重經史，因此這一時期的詩詞教育，仍處萌芽之初。

雖然賴、區等對詩詞興趣平平，但賴氏的學生李景康，頗能在詩詞教育方面有所建樹。他深知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決意將之納入政府管理體系。一九三〇年代，李氏在漢文中學師範班之上，設置「詩選」科，復與葉佩瑜合纂《七言律法舉隅》，陳老師認為，這大概是香港古典詩新式教學的第一部教材。可惜的是，戰後漢文中學經歷改組，師範班取消，《七言律法舉隅》也無用武之地。但無庸置疑，這是戰前香港詩詞教學的一次重要嘗試。

金針度與人——戰後香港詩詞教育回顧

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不久兩岸分治，大批

文人學者南下，他們與李景康同屬一代人，接力推動戰後香港的詩詞教育。其時本地人口驟增，幾所大專院校，如崇基、新亞、聯合等相繼成立，頗乏師資。諸如黃華表、易君左、鄭水心、曾克崙、熊潤桐、王韶生、涂公遂、鍾應梅等人，過去就讀或執教於內地大學，遂將新式教育觀念帶入香港，使詩選、詞選納入中文系必修。當然，各所院校對詩詞教育看法不一，如港大雖有劉百閔、羅忼烈等巨擘坐鎮，講學仍以作品賞析為主，詩選一向並非必修。而其他院校，則相對重視詩詞寫作。尤其七十年代後，香港中小學已不教授詩詞格律，大學生在缺乏基礎知識、訓練的情況下，旋即修讀詩、詞選，乃至做研究，進益有限，更不能彰顯中文系的專業。故大專院校講授詩詞創作，實肩負詩教傳承的重要責任。當年不少學生，至今依然緬懷先賢授課的情形，陳老師轉述其中一二，謂曾克崙執教新亞時，會布置課堂作業，即席創作，題目不乏詠飛機、電話等新題目。又，曾氏講課雖未必動聽，但他為學生改詩，認真仔細，頗能化腐朽為神奇。

當時香港院校詩詞教學選用的教材，大多為民國初年著作，除上文提及的幾部外，尚有鄒翰飛《作詩指導》、謝無量《詩詞入門》、張廷華與吳玉《學詩初步》、游國恩《論寫作舊詩》、瞿蜕園《學詩淺說》等。陳老師指，相較而言，居港學者專門撰寫新講義的情況則不多，其時或選用同門著作，或



整理早年論詩文字。前者如曾克崙，以桐城門下，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為教材。後者如鄭水心，以一九五四年《新希望週刊》連載之《詩鐘全貌》作為任教聯合時的教材。陳老師認為，餘下堪稱完備，只有何敬羣於一九七四年編纂之《詩學纂要》，這是一九四五年以來，香港院校學者的第一部舊詩創作講義，內容以介紹詩歌淵源、聲調，與唐宋詩選讀為主。至於詞，因形式較詩複雜，其時教授入門著作亦多，如鄭水心於學海書樓主講之《詞概：起源體裁及其作法》，連載於《華僑日報》。而有一女中稼軒」之稱的陳璇珍，除在《華僑日報》發表文章，亦透過香港電台講詞，題為《詞學漫談》。另外，鍾應梅有《蕊園說詞》、何敬羣有《詞學纂要》，並以謝崧《詩詞指要》為此三十年間最後一部詩詞論著。

陳老師總結道，這時期香港詩詞教育，由南來文人主導，除在學院授課，他們亦廣泛結社，帶動民間創作風氣。此外，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重視時間效益的觀念深入人心，於是追求「速成」，



參與者專心聆聽演講。

（呂牧昀提供）

成為香港詩詞教育有別於民國教學法的顯著特徵。最後，報刊、電台這類媒體，也對詩詞教育的推廣貢獻甚多，且這些材料，至今仍有待整理，頗具研究價值。

一九八〇年以後，隨着老輩凋零，社團活動萎縮，新纂之詩詞作法著述亦見少有，僅以顧植槐《簡易詩法》較為知名。惟後生晚輩，仍以其他方式，宣揚古典詩詞創作風氣。陳老師提及其老師何文匯，多年主持全港公共圖書館詩詞比賽、新市鎮律詩、對聯比賽，向社會大眾積極推廣古典詩詞與粵音文化。何氏作為詩詞聲律研究學者，亦透過比賽，加深創作者對詩詞格律的重視。過去如李景康、何敬羣、鄭水心等先賢，對詩律拗救的認知或存在偏差，如今可謂「後出轉精」。至於陳老師自己，則從當年的參賽者，變為評審。雖然坊間或批評評審年年相同，入選作品甚少新意。但他直言，比賽並非純粹比拼才藝，尤其對於學生而言，透過入圍面試、即席對聯等互動，考驗作者，更具有深層的教育意義。如今，香港的詩詞傳統仍得以維持不輟，實應歸功於此。

（記錄整理者為璞社社員、本刊特約記者。）



人能夠不死，卻不能黏附在人間，荒涼的事早就定了，除非你另有救拔。

暗暗挪了一小步



胡燕青
香港作家

詩人走了，才子走了。誰走了，人世都產生輕微的變化，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傷痛難過，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感觸更深。最終，誰都適應了，繼續上班做飯，甚至胡亂討論人生的意義，卻不敢想像自己也在暗暗地往死亡挪了一小步。

死亡把人間和非人間分割開來。理論上，兩個存在的空間互不干擾，無法進出，鮮有交流，即使有，也離奇可怕，一般人不肯偷渡越境。年紀大了的，都

會數數日子。數數剛離世的人比自己大多少、或者小幾歲。

但漸漸地，我們都在言語中流露出對死亡的關切。六十歲以來，同學聚會，沒有不談病痛的。誰都聲稱自己不怕死，但誰都不信他。有人說，我吃過好東西、見過世界、生意順利，算是成功，不枉此生。有人說，我總算把兒女養大了，有交代了。也有人說，我盡職盡責地做人，對社會有貢獻，問心無愧了。

然後我想起一個加沙孩子，抱住母親的遺體餓暈了，慢慢死去。沒有學校生活，沒有試過少年的愛情，不會有游泳比賽，只有一個尚未死去的弟弟，在旁邊大哭，而前來救援的隊伍剛剛被炸彈擊中，血肉橫飛。其實我事事問心有愧。

又想起我們的游泳教練，他在潛水時被鯊魚咬去一條腿，失血而死。同學的孩子撞車而亡。香港的工地，多少人才三四十歲，就因工傷離開了。中暑的也不少。亂世和盛世、戰爭與太平，都充滿死亡。年內有，節日有，留下活着的人漸漸老去，追上他們。

死亡，就必被忘記，因為活着的人沒有記住死者的必要。即使記住了，這個也不是那個。我從不相信杜甫李白長畫裏那種樣子。早逝的人和長壽的人對自己的認識，都是年輕時候的自己。留芳百世與遺臭萬年的，都在活着時覺得自己在做該做的事，或無法不如此做。有時候，路走了出來，才發現自己已經難以回頭。



人的一生，都在尋找活着的自由，但找得到的少之又少。我們都落在生活圈子的期待中，到處受到無形繩子的牽扯。阿媽有阿媽的角色，老師有老師的衣裝，大官有大官的笑容，牧師有牧師的語氣。人生的選擇，一樁一樁地小心地做，一次一次地殊途同歸。

唯一的分別，是我們的小智慧是否肯降服於大智慧。人能夠不死，卻不能黏附在人間，荒涼的事早就定了，除非你另有救拔。

◎

流年憶舊—— 我們就是鏝鏝罐罐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自己的無力
承認渺小
和微誠，老
意生「蔣友
話悲觀取」。

以前的文人也開筆會，不像現在這樣要拉個橫幅，內容是作家到此地採風，共建啥啥啥的。我們那時候就是天南地北的作家相聚胡扯一頓。有一次跟權

延赤開筆會，無聊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老權，來一段來一段。因為老權是寫紅牆秘史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大家都對政治八卦感興趣。

具體說了啥也都忘了，但是當時肯定是興高采烈，別看作家動不動就寫官場小說寫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啥的，其實對於真正的官場大家都是小白，是政治素人，所以老權才受歡迎嘛。

老權說了一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就是當時我們也憂國憂民說了好多難以理解的現象，老權說一個大時代或者一個大人物出場就像火車頭總是摧枯拉朽，一定會帶倒各種鏝鏝罐罐的。

時間來到今天，我的一個朋友提到她的媽媽（國外留學歸來的畫家），說到對媽媽的印象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土」字，可是她媽媽的學生很早之前畫過一張畫，畫中的母親是非常洋氣和時尚的而讓她產生深深的疑惑。我也知道一個留法的女官員後來也變得親民加大媽。

也就是說大時代對人的改造應該是絕對碾壓式，就是脫胎換骨。

我當年開筆會的時候認為國家無論興亡，都是老百姓受苦，沒把自己算進去，以為自己是什麼需要小心輕放的精美物件。還是內心充滿傲慢認為文人們不同是喉舌和標槍。

現在才明白我們就是鏝鏝罐罐，碎了也不足惜那種。

其實這是一個寫作視角的問題，當我們把自己降下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和表達就會發生變化。真實當然是藝術的底色，但是真實本身也是流動和變化的，當一個人有優越感的時候，有一些真實就是可疑的。

承認自己的無力和渺小並不是卑微，誠如錢理群老師說的「有意義的失敗人生」，用我的朋友蔣子丹老師的話說是「總體悲觀但消極進取」。

所以文章寫得好不好還是一個認知問題。語言啊人物啊結構啊通通在我們的認知中產生。

●

此作並不是經國大業的文章，正淳卻意誠意真而深，心修身而深，現，灑脫而神，在，樸素而怡神，實，在，令人心怡神往。

由〈歸去來兮辭〉說起（上）



鄭興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陶潛）永別官場歸隱田園後，翌年所寫下的作品。辭中洋溢着精神解放

的輕鬆、安身立命的閒適、反璞歸真的愉悅、返本還原的自足。當中也包含對過去生活和塵世形役的感慨，然而回歸自然的抉擇，無疑是順心順意的。

藝術固然是人工構造，但這篇作品給人的整體感受，首先是真情實意的自然流露。北宋李格非認為此篇「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陳師道覺得「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歸去來兮辭〉雖屬駢體對偶的體式，然而總體文辭簡樸、風格清麗、節奏順暢、轉接靈動、情韻自然，直抒胸臆而餘音裊裊，感染力直接而深刻。這是詩言志傳統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展現，文辭、節奏和音樂感與內涵充分協同。

以具體的押韻為例，可以看見聲意／聲情的配合。除序言扼要描述性情及背景外，首段寫「覺今是而昨非」的辭官決定及「飄飄輕颺」的歸程；押韻若按中古音的韻部說法，用上平聲四支、五微兩鄰韻。次段寫詩人回歸田園後的家庭及個人生活，用上平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刪等韻。第三段寫到退隱生活中的人際交往及自然體驗，用下平十一尤韻。尾段則上升至「樂乎天命」的哲思，回到上平四支韻（按：籽為上聲），聲音上構成一個首尾循環。我們無法作什麼「某韻部屬某種情調」的宣稱，僅能指出四段內容用四個韻部表達，令轉接開展分明，前後回響共鳴，增添悅耳流暢度，就如詩人的心情靈動暢順，輕快開朗。何況此作的韻部用得較寬，尤其是次段涉



及三個主元音＋韻尾／-n／，彼此有時只屬半押韻性質，反映詩人在抒發音樂感之際，盡量保留較大的選辭自由度和抒情表意空間。

〈歸去來兮辭〉寫於陶潛一生中最順心順意、安寧閒適的階段，如此情韻原屬自然。它適宜不費力作態地隨意境自然吟誦，享受無重濁阻滯、勉強斧鑿的輕靈節奏，渾然天成如行雲流水。它已由詩藝升上詩道的層次，兼含精神境界的魅力和藝術意境的感染力。此作並不是經國大業的文章，卻是誠意、正心、修身的真淳呈現，灑脫而實在，樸素而深刻，令人心怡神往。歐陽修甚至認為：「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為何愛讀許倬雲的史學著作？



伍東林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既能代早文架
支田漢與鴻溝
那西周的筆，
先生丈量又能
穀粒已在的學
起長橋……

今年，史學界的燈火又暗了一盞。許倬雲先生以九十五載光陰，終將血肉之軀歸還大地，卻將一條

奔湧的「萬古江河」留駐人間。看似黯淡的燈火，我認為卻是永不滅的。他的筆下有青銅禮器的冷光，有稻穗垂首的謙卑，更有升斗小民的炊煙——先生的「史學的文學性」與「文學的史學化」，正是我們愛讀他的歷史著作最重要的原因。

許倬雲的史學著作，始終流淌着文學的韻律。他視歷史為「分光鏡」，以稜鏡解析文明光譜，卻以詩性語言編織邏輯。在《萬古江河》中，他以「長江黃河」喻中國文化根系，以「大海」喻世界文明交融，將文化擴張過程化作水系奔湧的蒙太奇：「從涓涓細流到浩浩湯湯，終成挾泥沙俱下的巨川」。這種筆法非修辭炫技，而是根植於其史學觀：「自然為長程，文化為中程，政治僅短程」——唯有詩性意象，方承載時空的層疊重量。

他寫漢代農業經濟，不落數據窠臼，卻描繪「風扇車揚起的谷糠如金霧瀰漫」，讓讀者從農具的喻鳴中，聽見小農經濟網絡如神經脈絡般延伸的震顫。當後現代史學家爭論文本虛構性時，許倬雲早已踐行：「史學的真實，恰在細節的生命感中跳動」。

若謂「史學的文學性」是許倬雲之筆法，「文學的史學化」則是其史觀革命。他痛陳傳統史冊「如帝王家譜」，毅然將鏡頭轉向被歷史塵聲的眾生。《萬古江河》專闢章節寫中古百姓的陶碗盛過何種羹湯，《漢代農業》從田埂腳印推演經濟網絡——農舍作坊的織機聲、市集商販的吆喝，皆成解讀「天下秩序」

的密碼。

這種轉向，源自他對歷史本質的徹悟：「為老百姓立傳，才是留存整個社會的記憶。」他效法司馬遷「述往事，思來者」，卻將主角從刺客列侯換作無名農人。當文學界沉迷於宮廷秘聞時，許倬雲以史家之筆，為《金瓶梅》中市井女子的反叛正名，從《儀禮》喪儀褶皺裏打撈庶民的靈魂觀——此即「文學的史學化」：在虛構文本中淬煉出時代精神的精魄。

先生晚年自比「江河中的一滴水」，其寫作始終貫穿着「變與常」的哲學。他解析西周封建制度如拆解精密鐘表齒輪，卻以《詩經》「蒹葭蒼蒼」的意象，詮釋禮樂精神如何隨流水浸潤中原；他剖陳近百年中國「蹣跚之痛」，卻以「江渚候潮汐」為題，暗喻文明起伏如潮信自有節律。這種文史交融的筆調，最終指向對人類命運的悲憫：當癱瘓禁錮他的身軀，反讓思想如分光棱鏡，折射出更遼闊的文明光譜。

今年四月，絕筆《千秋一脈》出版。書中，他將畢生思考凝為「血緣、文化、經濟共同體」的熔鑄模型，字句如青銅銘文般簡勁，卻以「桑麻共話」的農耕倫理，為消費主義時代開出一劑藥方。而此刻，書頁間彷彿仍回蕩他的輕嘆：「人生至憾，但悲不見九州同。」這幾個字，何嘗不是以文學的凝練，道盡一部分裂痛史？

先生曾說：「史家須通文，文士當知史。」江河靜默，先生已匯入他筆下的萬古長流。然那支既能

丈量西周田畝、又能觸摸漢代穀粒的筆，早已在史學與文學的鴻溝間架起長橋——橋下流水湯湯，盡是升斗小民的悲歡、精耕文明的韌度，以及一個「旁觀者」對人間最深的溫情凝視。

◎

讀杜牧之揚州詩（外二首）

風歌

讀杜牧之揚州詩

江湖落泊楚腰情，那管生前世後名。

對酒當歌依月醉，梢頭豆蔻共天明。

今生約

落地一聲紅線牽，人間風月定千年。

莫忘莫失今生約，相愛相知心永堅。

浮游翰海

文壇打滾逝韶光，幾度瘋狂小頹唐。浮名但看，笑說是輝煌。風雲揮卻，又何妨？不惜鯤鵬萬丈志，難得糊塗雅玩伴身旁。風輕輕水澹澹，紅塵暫寄入茫茫。南窗臥，何必因緣十載數度忙？悠悠詩意，且記思量。

（作者為青年詩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

散文家、小說家巴桐對地道香港印象深刻，細心選景，以系列描繪香港老街店舖牽繫的煙火蒼生。今期細寫以葫蘆形大銀壺、百子櫃等多年來藥治香港平民百姓，與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又見證香港變遷的涼茶舖。

——編者

悅來涼茶舖 ——煙火蒼生之三

巴 桐

走到老街中段，就聞到一股中草藥味。這是一家涼茶舖飄出來的。走近一看，門楣上懸掛着一塊招牌，上書「悅來堂」，這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字號。門口的擺設是港九所有涼茶店的統一標識，當街一隻葫蘆形大銀壺，背面是一大排蜂窩似的百子櫃，裏面裝着中藥材。櫃檯上擺着用銅點做刻度的微型秤——戥秤。還有地面是用綠色菱形格子瓷磚鋪成，予人沁涼的感覺，這彷彿成了涼茶舖的胎記，也是老香港的印記。

悅來堂與港九多數涼茶舖一樣，格局是前茶後藥式的，賣涼茶也賣中草藥，有的還有老中醫在店內

駐診。香港夏日漫長且炎熱，居住環境擁擠逼仄，容易中暑、煩躁上火。那時醫藥昂貴，平民百姓看不起病，上火了喝涼茶降降火，感冒了喝涼茶發發汗，涼茶成為他們包治百病的「百搭良藥」。

涼茶以廿四味和龜苓膏最為著名，廿四味由多種中草藥混合熬製而成，具有清熱解毒、生津止渴的功效。而龜苓膏則能滋陰補腎、潤燥養顏。這裏的涼茶，對於喉嚨痛、長痘痘、吃火鍋、精神不振等症狀都有堪稱神奇的療效。涼茶先苦後甘，恍若人生的一種企盼。

早年，涼茶舖子不僅賣涼茶，還是聚會的好地方。涼茶舖附近總是聚集着賣魚蛋、魷魚、豆沙糕的攤販。夏日炎炎，涼茶舖又是納涼的好去處。店裏備有一台老式的留聲機，投五角硬幣進去就有一張黑膠唱片吐出來。唱片在轉盤上緩緩轉動，聽着小曲，喝着涼茶，品嚐着點心，消磨一個悠哉的下午。涼茶舖最吸引人的是「睇戲」，每當夜幕降臨，店裏就搬出一台彩色電視機，架在門口，那時多數家庭買不起電視機，街坊、路人不論大人小孩都跑來蹭電視。這時倘若幫襯買一杯涼茶，老闆會連聲多謝，如果不買白蹭也行，悉聽尊便。人們就這樣站着、看着、談笑着，直到夜涼如水，看客才零星散去。

據說，金庸年輕時也是涼茶舖的擁躉，那時他在《新晚報》當編輯，下了班喜歡留連涼茶舖子，端一杯涼茶，點幾樣點心，坐下來慢慢品嚐。他對家鄉

對聯一束

蔡瑞北

一

似跨水長虹，人在青雲途上；
如當空滿月，家居丹桂宮中。

二

黛瓦粉牆、翹角飛檐，彼此昭彰出繁華古鎮；
紅花綠柳、歌鶯舞燕，共同演繹着美麗水鄉。

三

磚塔凌雲，曾祈求文運昌隆，名題金榜；
菜花遍野，又昭示農家豐稔，樂滿神州。

四

看樓下細雨紛紛，青石板庭多藍油布傘；
喜座中微風習習，黃金桂茗伴白玉蘭花。

五

看激灑波光，聽欸乃槳聲，堪歎一葉扁舟穿水巷；
此玲瓏臺榭，彼迷濛煙雨，難怪千年古鎮遍人龍。

六

欣賞鶯聲婉轉，柳影婆娑，我等舟中橋上人，未能忘也；
久遠流水潺潺，炊煙裊裊，汝曹繪畫吟詩客，不亦樂乎？

七

似板屏一扇，看四周植被葱蘢，且多山色嵐光，
從未乏詩情畫意；
如四角布帆，想雲海一時浩渺，不必撐篙划槳，
卻也能破浪乘風！

題宋文治山水畫《江南三月》

崖壁嶙峋、山花爛漫，落紅時田園平曠、屋舍儼然，堪稱鬱鬱葱葱……看這三春美景，象徵着仙境桃源盛況：不難想像遊客居民，必歎樂土一方——怎辨別今日為何世？

波光激灑、帆影蹁跹，留白處鷗鷺集翔、水空杳爾，可謂茫茫浩浩……喜那四面晴輝，勾勒出乘風破浪英姿：即便遭逢嚴寒酷暑，也是豪情萬丈——只識得天邊即眼前！

（作者為香港詩詞楹聯學會副會長。）

風味的豆沙糕情有獨鍾，邊吃邊靜觀行人百態，體味平民人生。《鹿鼎記》裏的市井之徒韋小寶、《神鵰俠侶》中的老頑童周伯通，刻畫得鬼馬生趣、活靈活現，也許有在涼茶舖觀察到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影子吧。

二十世紀初至中葉，香港涼茶舖一度成行成市。著名的有單眼佬、雙葫蘆、廿四味、孖鯉魚、王老吉、萬應堂、春回堂等幾十家老字號。但時至今日，涼茶舖已逐漸式微，榮景不再。唯有王老吉的牌子仍毅然支撐起涼茶業昔日的榮耀。究其原因，乃王老吉與時

俱進創新精神所致。它率先開發袋裝涼茶，繼而又開發出被譽為「中國可樂」的罐裝涼茶，從而風靡全國乃至全球。

老街這家悅來堂，可謂是涼茶舖的「小強」，它幾十年屹立不倒，雖廁身偏僻老街，卻不乏幫襯客，午間有時還見到顧客排長隊等候的情景，令人感嘆它頑強的生命力，不禁想起白居易的詩句：「老朽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

餘種。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



作者憶述一段烽火歲月下師從林殷浦學詩的情誼。戰亂之中，絃歌不輟，林師以戒方鞭策作者發奮習詩，終有小成。戰後時局驟變，師徒二人重逢已在拘留所中，臨別時分，林師留下「做一個不折腰的人」的叮囑，道盡文人風骨。——編者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李烈聲

也許是由於我在澳門文壇多次參加詩詞及小說比賽，薄負微名，於是，便有些古古怪怪的說法傳出，說我如何得到名師真傳云云。聽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我的確見過許多名師：鄧芬、佟紹弼、施雨崖、高劍父……其實，依我的經驗而言，最得力的老師是「用功」二字，我從未見過一個追隨名師而不需用功的人，可以一蹴登天。

從頭說起，十歲以前，我在澳門跟隨父親酬酢，就認識上述各位名詩人，只是在歌筵酒席上，我執經問字，他們指點一二，並未認真施教。直至香港陷日，澳門缺糧，我家不得不回故鄉（新會會城）就食，我

決不進敵偽學校，寧願進書塾，充當宿儒林殷浦先生「卜卜齋」關山門弟子。林師與先祖生前是好友，一聞我是故人之孫，立即對我說：「你是故人之孫，我如果敷衍塞責，是我對不起他，我要你在詩壇有點成就，一定要朴作教刑，你要捱得起我的戒方（刑具），我才收你，否則免談。」

說罷，他拿出一條戒方，在我面前一擲，我瞄了一眼：戒方是用酸枝木製的，黝黑堅硬，掉在書桌上，鏗然作聲。令人驚心動魄。我默然良久，他問我：「如何？」

我點頭把希望寄託，他晴天霹靂作聲：「跪下！」我依言。他抓起戒方，壓在我頭上，厲聲說：「詩詞不止要傳承中華文化，還要為蒼生發聲。如果你有些微成就，持詩詞以叩權貴之門，作進身之鑰，我雖離世，一定手持大杖，候你於鬼門關上，痛施夏楚。你現在反悔還未遲。」

我低頭說：「老師，弟子不敢違背你的教言。」

林老師是新會名師宿儒吳鐵梅先生的弟子，吳先生的首徒林仲堅先生是新會有名的詩人，也是殷浦師的師兄，他對師兄的崇拜，超越老師，他常說：「作詩一半由天分，一半由努力。」他自認天分不高，故而詩作平平無奇，他只希望學生能青出於藍，超越老師，他把希望寄託在弟子身上，看見弟子學習時敷衍塞責，非常生氣，非常失望。故此，他教學非常嚴苛，氣憤之下，戒方隨之。平仄不協，要打手心，韻律舛

錯，詬罵之餘，戒方擊頭，是尋常事。

在我拜師前，林老師已收過許多弟子，在我之前，師兄師姐很多，有些人的作品常在報紙上發表，未免面有得色，回到書塾，被林師逐字剔出錯謬，使他們黯然失色：「收到稿酬，你不慚愧嗎？」

更令人羞愧的事，是林師每個周末出詩題，要我們作詩，周一交卷，周五把好詩和劣詩各五首貼到壁上，稱為「貼堂」，好詩或好句，圍以紅圈子，嘉以佳評。得到嘉獎的多是追隨老師多年的師兄師姐，而劣詩劣句則以黑筆勾出，加以惡評。有時，林師火氣特盛，下筆不留情面，把人罵得很難為情，罵為「天下間有此劣詩！誠今古未有之奇觀矣！」詩貼出來，天天被師兄師姐訕笑，令人非常難堪。

回到家中，想起劣評，羞慚得令人偷偷落淚，發誓要寫出好句，一雪前恥，這類激勵，能令人振聾發聵。如是者積累失敗，痛加糾正，磨鐵成針，漸漸有了進步，脫離了劣詩之列，不再成為別人訕笑對象。

到了年終，書塾放年假前，林師懸出年終佳作比賽，獎品是一方古硯。獎品還是次要，榮譽最為難得。師兄師姐們磨拳擦掌，紛紛用盡心力，貼堂時眾目聚注，貼出來的，誰都料不到竟然是我這個關山門的小師弟。

當我在掌聲和羨慕眼光中上前接受老師親贈的古硯時，我興奮得淚流滿面，拭淚向老師鞠躬為禮，

老師擁抱着我，淚盈於睫說：「好孩子，你爭氣，你令我對得起老朋友，你的祖父。」除夕夜祭祖時，我向祖父遺照奠酒說：「孫兒不敢丟你的臉面。」

抗戰勝利後，我離開書塾，回到學校，那時是國民黨主政，學校有「三民主義青年團」，校中教師要我加入，我拒絕。有人向縣長張壽告發我是「共黨分子」將我拘捕，在白色恐怖下，親友都不敢探視。

一天，我在拘留所中，聽到一陣蒼老的聲音：「我要見李XX。」

衛士問：「你是誰？」

「我是人，我享有做人的權利。李XX是我學生，是我不讓他加入三青團，你們不許難為他。」

張壽知道林老師是新會有名的學者，不敢下毒手，事情不了了之。我離鄉時，向林老師告別，他淒然說：「世情難測，你拜師時的諾言，不要忘記。」我低頭說：「老師，弟子不敢忘。」

臨別時，林師送我出巷門，他扶着巷口的葵樹，望着一抹斜陽，老淚盈腮說：「好好寫詩，做一個不折腰的人。」

我走出巷口，回頭望去，一個佝僂的影子蹣跚地消失在斜陽中。

（作者又名李瑞鵬，著名詩人及作家，逾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二〇二四年度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組冠軍及新詩組優異獎得主史云彥，以深居觀察者的角度，細意遊走於香港街頭巷尾，捕捉生活日常的細微景致。她糅合文學理論與哲思，探索本土經驗與普世價值在創作中的互動與轉化。文後隨附其獲獎散文及獲獎詩歌選，作為其分享實證。

——編者

在文字中深居 ——「詩歌的本土性與世界性」

史云彥

我是個深居的人。

不能允許自己只是膚淺地和居住地產生一種表象的連結。

香港的大街小巷都是我常常漫無目的的漫遊的地方。

最初的移動路徑可能是一條街巷，偶然的，隨機的，未經設置的，城市展現出來的表象也莫不如是，街區錯落，凌亂而有序，建築物比鄰，高低起伏，三五行人，以一種共性的生活畫卷呈現出人類文明發展的同步。突然闖進視野的一個女人，似一種魔力，指引着我，漫遊真正開始——她走進一家麵包舖，她用托盤取走紅豆包，她付錢，她提着紙袋離開，一滴

水般，融入浩瀚洶湧的人海……敘事開始了，割裂而模糊，分散而又串聯。

在我移動的時候，邊界也在不斷伸展，視角跟隨着這些片段深入。

有軌電車緩慢地駛過跑馬地，經過一個多世紀碰撞的黝黑的軌道在盾木柱花樹下發出銀色的光，菲傭帶着學琴歸來的孩童安靜地走在行人道上，花瓣飄落，陽光炙熱，這是二〇二五年七月的香港。而我試圖描繪的世界，跟隨着我的腳步，也跟隨着人性本身起承轉合。

那些街心花園裏獨坐的老者，那些背着劍袋匆匆而過的少年，那些涼茶舖一遍遍擦拭着枱凳的商販，他們在同一條街道上彼此擦肩，是什麼樣的命運際遇給了我們同一個下午？

我望着那些看似相似卻又迥然的景象，常常有這樣的感受，走在皇后大道東的我，同一時間，也走在羅大佑《皇后大道東》的洶湧人潮中。站在百德新街看着城市的縫隙裏天空蔚藍色屋頂的我，也同時與《下一站天后》裏百德新街「拖手仔」的愛侶擦身而過……兩個世界因為我這個主體而產生了聯繫。我看着流光溢彩的摩天大廈，同時又為這些表象後面那麼多距離上如此接近卻在感覺上疏離而模糊的人着迷。

事實上，我的眼睛不只是停留在那裏，它們一直在流動，在挑選，在對焦，在深入，在精細，在剖析，在保存，在刪除。

我總是想起陳先發先生在《白頭知匱集》中寫到一個比喻「就像同一時間的同一隻鳥在毫不相干的兩棵樹上打着盹。」同一時間，這一刻，這樣的一個維度，同一隻鳥這個主體，在毫不相干的兩棵樹上這個客體，「打着盹」，遵循着人性本身從本質上對生命的狀態做出了闡釋。

我走在一個公共的場域裏，但同時，又在一個極其私密的個人空間裏，就像是兩棵不相干的樹，當語言的風吹過去，兩棵樹在晃動中拓展或者調整自己的邊界，風足夠大，她們之間會發生摩擦、碰撞，甚至互相折斷枝葉，表象背後那一個更為寬闊的意志世界便展現了出來，我必須承認，相對於表象的呈現和表達，背後的意志世界的維度更多、視角更廣、層次更深，肌理和細節也更豐富。

夢亦非老師在《蒼涼歸途》的〈知識分子寫作〉一文中說，「處理本地經驗和事物是寫作的支點」，寫作者以此區別於他人。

我首先在自己最熟悉的空間裏呼吸。

街角的麵包舖、涼茶舖、植物園、維多利亞港，通往港島九龍新界四通八達的街道和人群，就是我的場域，我的物理地標。文字背後的香港氣息、精神、審美、商業、山水風物、生活、藝術和文化，本土性因素，是寫作者在自己的場域中打撈出來的一個個容器，所見皆如是，是與自己心靈相通的自然，人文體驗，這種體驗越深入，詩人的表達就越能找到精準的

切入點，準確而深刻地破譯，反思現象背後的人文本質，這是寫作者對本土地域的依賴。

我書寫他們。

在跑馬地教堂和墳場中間的天橋下面我看見過一個流浪者的藍色被鋪，我於是寫下了〈春風破〉「你一定是一個詩人／一無所有，死亡和天堂近在咫尺／你還是種下了一株小小的百合花」。

在赤柱的海邊，我看見了「銀色長裙的女人走過長堤／拉布拉多犬垂下它溫順的耳朵／這流動的暮色，從赤柱的海／升上赤柱大街」。

然而，如果我只是不停地寫一個去香港的麵包舖買紅豆包的香港女人，可能有故事，但沒有詩學空間，這是因為單純的觀察不涉及「審慎，反思，或者批判的姿態」，並不能深入事件和現象學本身，難以避免地就落入意象重複、固定、僵化的寫作模式中，表面上看，地域特色明顯，個人風格得以區別於其他寫作者，但事實上，一旦離開這些本土意象，寫作就會變得越來越舉步維艱，越來越傾向於自我重複，衍生出寫作方式的固化、個人風格僵化、寫作系統更新困難的問題，一個寫作者如果無法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必將反噬寫作者的探索。

艾略特在〈荒原〉組詩中第一首〈死者的葬禮〉中這樣寫：「人群流過倫敦橋，那麼多人／我沒有想到死神竟報銷了那麼多人」（湯永寬，上海譯文出版社），「倫敦橋」首先是艾略特的物理地標，然後才



是「人群流過倫敦橋」，這「人群」不需要具象，他們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人群，公共的人群，她的特點就是城市生活的眾生相「那麼多人」，這就成了大家的表象，由眼前，寫作者個人自身的經驗出發，最終到達大家的公共經驗和真理——「死神竟報銷了那麼多人」。

我不能膚淺地得出一個結論，本土性的淺書寫，局限了一個寫作者的視野；又或者反之，本土性的深寫作，去向世界性流通，但我確信，如果缺乏對本土文化的系統性思考和深刻挖掘，本土性的詩歌寫作不可避免地將落入窠臼，反向阻礙本土寫作蓬勃向上發展的空間，成為依附地域性的一個附屬物，喪失詩歌本身的獨立精神。

北島先生在《旅行記》中寫道：「一個人行走的範圍就是他的世界。」

附錄：

史云彥：在這倉皇而破碎的時刻

電梯裏有五面鏡子，無論是從左邊望過去，還是從右邊望過去，前面望過去，就算是轉個身，仰個頭，都會與無遮無攔的自己迎面撞上，擠得透不過氣，我孤零零地按了G字，電梯就開始悄無聲息地下滑，我低着頭，避免與任何一個自己望住。

行走的範圍可以深，也可以遠，可以是以針尖刺穿表層深入肌理的學究，也可以是駿馬揚鞭馳騁萬里的探索，我相信，在詩歌中深居的人，都將得到詩歌的庇佑，把深居的根系扎得越深，越擴散，越龐大的那棵白蠟樹，一定會把它茂盛的枝葉擴展得更遠，更高，所有上升的歌聲，都將在空中相遇。

在阿姆斯特丹環形交錯的水壩上我看見一個把蒲公英種進陶罐的人，我寫下了他的悲憫。在巴黎共和國廣場的晨曦中我看見一個黑頭髮的亞洲姑娘走過青銅女神像，我寫下了她的光芒……我知道，所有這些更深的追問，一定指向一個更清晰的答案，在本土性寫作和世界性寫作的紙張上。

（作者筆名雲影，居香港，出版詩集《必要條件》、《西貢海岸》、《植物歌劇院》等。）

◎

然後就開始感覺到有些不一樣，卻又說不上具體是哪裏不一樣。

這麼後知後覺地活了半輩子了，一想到這裏，挫敗感就來了，長長地嘆了口氣，氣吐到一半兒的時候，忽然意識到電梯不是在下行，恰恰相反，朝着樓

頂衝上去，還沒回過神來，就越衝越快，刹不住了，腳開始飄，手突然扶不住了，眼睛開始不好使，望哪兒哪兒黑，一個人也找不到，終於知道這電梯是失靈了，是要衝出這摩天大樓，衝出這城市了，拼了命地開始喊——

同一個夢，接二連三地纏住我。

一頭冷汗地驚醒，在天花板上眩暈了一陣兒，才回到床上，把另一半氣吐出來，卻再也睡不着了。

我的父親就是這樣在十月的最後一天離開我們，被一輛迎面而來的重型卡車帶走。

好多天過去了，我堅持認為這是個夢。

就恍似那還沒有吐出來的另一半兒氣，憋在胸腔裏。

我在等夢醒。

等電話響，等他接聽，等他慢慢悠悠地問我有什麼事。

當然不是有什麼事時才找他，有事沒事，我都會找他，可電話接通了之後，我總是說：「爸，我媽在嗎？」奇怪的是，我從沒有記住過母親的電話，卻總是信手一撥就是他的號碼。彷彿家裏總有父親守住，總有他，隨時隨地，天陰天晴，他都在。母親會走開，去廚房，去廁所，去買東西，去串門，去閒聊，去抱着電視煲沒完沒了的電視劇，會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為電視裏的人物虛擲時光，會讓一天連着另一天，一餐飯連着另一餐，會讓一個十月連着另一個，沒完

沒了地圍着生活旋轉，在生活的漩渦裏沒完沒了的掘進更深的生活，是的，是沒完沒了，永遠沒有結局。可父親總在，總在電話邊，哪怕他忙着，閒着，電話一響，他總會慢慢悠悠地從中抽身，接聽電話。

直到有一次，父親接通電話，直接說：「孩兒，你媽就在我身邊。」

那是我聽到的最美麗的情話。

比王爾德的「請把你的心給我，與我為伍。」更讓人迷戀。

我猜想父親是幸福的，孩兒的母親總在他身邊。

我還沒有問，只能猜想。

猜想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邊界的事情了，它可以往左一些，往右一些，往下一些，往上一些，也可以深一些，淺一些，甚至可以全面一些，也可以鑽進牛角尖裏去，我就是這麼猜想着猜想着就鑽進了牛角尖裏去，考試考了九十九點五分的時候，母親會追問我那丟了的零點五分去了哪裏，哭鼻子的時候母親會要我咬緊牙關，懶惰的時候母親會提醒我要心無旁騖，迷茫的時候母親會提一提方向……我一直以為我是縮小版的另一個母親，因為命運的種種機緣交錯又一次來到人世間，生來就是為了背負母親的人生中所有的遺憾前行，以至於在很小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看見母親躲在房間的角落裏無聲的哭，揪心的哭，大滴大滴的眼淚從她的眼角湧出，打濕她的頭髮，我手足無措地呆立着，任憑那眼淚濡濕我的心，我太小



了，我曾經以為我所有的堅韌、獨立、思考、拚命全是來源於母親，當我陷入無數個感性的時刻，任憑淚水擋住去路時，我才真正理解了父親的從容是多麼重要。

是的，我又一次認真真地，仔仔細細地望見了父親。

我的臉是他的，我的頭髮中又黑又直的那部分是他的，我的眼底那些不為什麼所動的定力是他的，我的唇齒是他的，我的沉默是他的，我的消瘦是他的，我的少有的幽默是他的……我身體裏流淌的血，站着的風骨都是他的。

他卻只是雲淡風輕地和我聊些別的。

聊什麼都好，什麼都聊更好，雲淡風輕地聊最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不厭其煩地聊，嘮嘮叨叨地聊，翻來覆去地聊，一遍一遍地聊，就像母親一樣，栩栩如生地，事無鉅細地，現場還原般地——道來，細緻到每一天、每一場對話、每一個瞬間，這樣的話，父親就不再只是個微笑着的聆聽者的角色出現在回憶裏了，而回憶是主觀的，每一次走進回憶，我們的心幫我們篩選出來了我們想要的部分，人們沉迷於此並不僅僅是因為失去了什麼，恰恰相反，回憶幫我們保留了一些珍貴的東西，也正因此，痛苦消失在回憶的幽徑中，快樂散發出金子般的光芒，哲學老師阿蘭說：「人們為快樂所付出的努力永遠不會白費，而憂愁單純只是病了或者累了，把它趕回身體裏吧。」

父親更加簡單，他用俠士般的瀟灑姿態輕聲說：「愁有什麼用？」

他沒問誰，答案早已了然於心。

無論多麼艱難的時候，我都沒見過他皺哪怕是一次眉頭。

他的眼睛裏永遠是一片海。

多少驚濤駭浪，多少暗湧險礁，多少人事紛飛，他只是笑笑口，謙遜地，寬容地，天塌下來撐住地再站起來。

而我不是，我是憂傷的瑪麗，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快樂無比，再用下一個星期的時間掙脫憂鬱，在上一刻的歡愉中突然被巨大的哀傷包住，父親，是的，我是病了，或者累了，我得站起來，把它趕回我的身體裏。

可這是一段幽暗的路。

下着冷雨，可我說不出那寒是如何徹骨，那冷的萬分之一痛楚。踽踽獨行的人沉默着，時間失去意義，沒有人能開口說哪怕一句話，就像提起和合攏嘴角會耗盡力氣，最後連聲音也消失在陌路，是一場無窮無盡的雨，路一直在分叉，在消失，在斷裂，在扭曲，沒有人抬頭、低頭，彷彿扭動一下頭顱是比痛苦更痛苦的事情。

後來我才知道，一生中大半的時光都是在痛苦中穿行。

各種各樣的痛苦，它們來得毫無徵兆，時而在

歡愉的浪尖上，時而在充盈的飽滿中，時而在芬芳的好天氣裏，它們迅疾的腳步風一般莫測，頃刻間置人於凶險之境。而失去親人，則是穿越痛苦的腹地。那鼓脹着的，脹得要把你撕裂的疼痛從身體的深處發出來，一路奔湧，你毫無招架之力，只能任由它肆虐，瘋狂，它越發萬馬奔騰，聲勢浩大，你越發茫然，空洞，無力，你無法描述它，直面它，不知它為何物，你只能承受它，直到它無處不在，鑽進你脆弱的縫隙，重重地揮向你。

吵吵鬧鬧的人間從來沒有一個人真正地順從過命運，人們越掙扎越痛苦，越絕望。無論是與死神擦肩，直面他令人不寒而慄的震顫，還是在恐懼中想像他冰冷的寒光，他都是黑色的暴君，掌管着生殺予奪的強權，直視着我們，他蔓延的黑光步步緊逼，隨時要把立在針尖麥芒之上的人群推向深淵。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死亡的威力。

它有千鈞之力，它明暗無輒，飄忽不定，而你，只能獨自穿越那荒蕪之地。

你聽不見，看不見，越想越糊塗，味道、嗅覺、觸感鈍化的



那冷雨綿綿不絕，那荒蕪似是無依，可你知道你的靈魂仍被什麼困住。（資料圖片）

速度快到驚人，你漸漸說不出生與死的界限在哪裏，你眼前一片混沌，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死去身體的某一部分，那冷雨淋下來，就像是淋在石頭上，澆在護欄上，濕在地板上，你看着它到處蔓延，四處點火，卻無動於衷，不是真的無動於衷，是沒有力氣，你感覺不到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你無法捕捉的感覺不是真的感覺，但疼痛仍在那裏，沒有減少一絲一毫——那冷雨綿綿不絕，那荒蕪似是無依，可你知道你的靈魂仍被什麼困住。

山水阡陌用景色困住你，愛用欲念蒙住你，文字用細細的網紮緊你，人間用生誘惑你。

雨水和寒冷交織着，氣溫又降了，山頂會更冷一些，他們說在大帽山山頂上能看見霜花，於是許多人連夜駕車前往，在濕冷的北風中苦等——爸，冷有時候是好的，一個對這世界毫無辦法的人得以以此來保護自己，她藉此來冷靜地觀察到這世界的荒誕離奇，藉此保持清醒，可清醒，有時候是壞的，她古板，無趣，讓人絕望，讓人失去活下去的熱情——爸，我在我的帳篷中讀阿蘭的《論幸福》，他說：「就



像草莓有草莓的味道，生命的味道，就是幸福。」在沒有你的這一個新年裏，我反覆咀嚼着這句話，就像一個動作能排開另一個動作，當你伸出友善的手，你就無法同時擠別人一拳一樣，若是能讓另一種感覺排開圍住我的濕冷天氣，也許會好一些，所有的感情都是如此，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人與人竟然如此不同，我問過許多人愛是什麼，寫了無數篇幸福與快樂，可是概念空洞無物，人生卻千差萬別，到頭來，我們耗盡一生未必能知道那是什麼，卻用一個又一個痛苦的回憶弄清楚那不是什麼。

是的，當我在寒冷中把內心深處的冷全交託給大帽山，雲霧繚繞的大帽山用雲海淹沒了一切。

我突然就想起十歲那年深冬，我並非能記住那一年冬天所有的事情，也記不住那天裏頭發生的所有事情，我只能記起你站在那裏，被火花照亮的臉龐，溫柔的火苗在我眼前晃動，火光閃亮着，鍋裏正咕咕嘟嘟地冒着水泡，那些圓碌碌的泡泡一掀一合，瀰漫着熱氣，父親，當我在回憶裏找到這些片段的時候，我並不想賦予痛苦任何意義，眼淚，歇斯底里，抑鬱，揪心都沒有任何意義，你就那樣站在父親的位置上，察覺着在你的羽翼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們起伏的情緒變化，不露聲色地賦予他們性格，多年後他們說我情緒穩定，冷靜，我知道那一定是源於你，在與痛苦掙扎的漫長歲月中，在赤手空拳地與命運戰鬥的地方，在摔倒你，碾軋你的壞天氣裏，你找到了方法對

抗絕望——倘若命運棄我，我就越要快然生活，坦然待之，這世上人，事，物無一例外。

父親，當我走在歌和老街的十字路口，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生活，望着銀色的光順着洋紫荊葉的空隙落下來，枯葉在草地上翻飛，萬物靜默，我忽然鼻尖發酸，這光怪陸離的人間苟存着多少欺騙者、為惡者、仗勢者、燒殺搶掠者，可父親，為什麼沒有了你？

打鼓嶺又一次陷進濃霧之中。

白茫茫的，籠罩着山坡，深谷，林子，灌木叢，海灣已不可見，泊岸的小舟，悄無聲息滑行中的車輛都被籠罩在春天的深處，只有若隱若現的尾燈閃爍着，提示着我們是同一場濃霧，同一條盤山路，同一個春天把一切都困在這裏。

春天終究還是降臨在這片寂靜的山谷。

是這裏，不是別處。

假如我們把心放在別處，也許眼前的濃霧就沒有那麼難受了。

我把《困在時間裏的父親》看了三遍，我會再看第四遍、第五遍，我會記住每一句台詞、每一個場景、每一個角度，它們都是我喜愛的，那變幻中的視窗是我所喜愛的，那丟了又找到找到又丟了的父親是我所喜愛的，那迷茫中的遺忘，遺忘中的慌亂都讓我揪心，那每一次嘆氣都惹我流淚，每一次門鈴響，我都覺得是父親從時間的某處走了回來。

是回來，不是離開。

附錄：

史云彥：天空露出它沉默不語的藍色屋脊（組詩）選

與寂靜的對視

一棵桉樹感受到風
它被一種喜悅輕微晃動
樹葉率先表達出心意
然後是整棵樹
這個下午也在漂移中
我看到所有清澈的事物
都在緩慢移動，我感覺到
我身體裏的桉樹林
送來一個聲音，我望向它
白色花朵貼近春天的鏡面

烈日時代

我想要敘述的
一種寂靜，充斥着嘶鳴
黑色飛行物，千萬拉德帶電粒子
團團圍住一場夢
我從風暴的洞穴中伸出手
寫下一隻貓

百德新街

它毛髮凌亂，眼神凶猛，剛從一場大火中逃脫
大地在另一側翻卷出豪豬，猴子，土撥鼠
更多線狀物
我是說，世界是平的
天空露出它沉默不語的藍色屋脊

樹在十月是隱忍的
就像一個人來到百德新街
車流很深
生活挨得如此之近
悲傷在人群中隱隱晃動
樹不是
它在遠處
紅的閃電
青與黃的河流
每一片葉子都縱身跳進風暴深處
而百德新街的行人們
找了那麼久
也沒有一種更為確切的陳述



作者先探討黃維樑的翻譯實踐及評論成就，繼而剖析其對「信達雅」準則的獨特見解，並闡述由此發展出「依音創意」的翻譯理論，展現了黃氏在翻譯領域的創見與貢獻。

——編者

睿智的文化擺渡者： 黃維樑

鄭延國

黃維樑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香港中文大學前教授。他的治學方向有三，一曰香港文學研究，二曰《文心雕龍》研究，三曰余光中研究。三種研究，碩果豐碩，飲譽學界。除此之外，他對翻譯亦多有作為，譯作、譯評以至譯論，皆有著述，可謂成績斐然，體現了一名文化擺渡者的睿智。這裏只能舉隅略說其表現。

黃維樑曾將莎翁《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偶句」For this, being smelt, with that part cheers each part; Being tasted, stays all senses with the heart, 譯為「嗅一嗅，香氣一身通透；嘗一嘗，味道五官全留。」對偶譯對偶，其技藝絲毫不讓譯莎名輩。

黃維樑批評錯誤的翻譯堪稱不遺餘力，這裏只舉

一例。台灣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旅遊手冊，其中介紹某少數民族的習俗，說青年人的臉塗上顏色花紋，意味「成年的象徵」；英文的正確表達當為 symbol of adulthood，孰料該手冊竟然譯作 symbol of adultery（通姦的象徵）。黃維樑指責這樣的謬誤，比「馮京誤作馬涼、莫奈（Claude Monet）誤作馬內（Edouard Manet）嚴重得多」。他因此大聲疾呼：社會必須高度重視語文，決不能讓諸如此類的劣文錯譯橫衝直闖。

「雅」中煉出新理論

眾所周知，百餘年來我國翻譯界對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奉為主臬，深信不疑。黃維樑力排眾議，大膽指出其中「雅」之說有誤導性：「如果原文聲情並茂，斐然成章，譯者必須把原文的韻律、文采等譯出來，這才符合雅的要求；這樣解釋雅字，沒有問題。如果說不管原文是何風格，譯文必須雅潔、典雅，那就大可商榷了。十九世紀歐洲的寫實小說，人物多是市井之徒，他們的談吐，俚俗粗鄙，『四字詞』（four-letter-word）常現。如果翻譯時把這些對白『雅』化，就不倫不類，就不『信』了。在這裏求『雅』，必背『信』。十四行詩格律嚴謹，翻譯成中文時，兼顧節奏、聲韻等藝術性，這無疑符合『雅』的要求了；然而，此『雅』者，『信』而已。」黃維樑由是認為「雅」這個準則，實屬多餘。

荷風

周蜜蜜



身心清白 / 如蓮……
(周蜜蜜攝)

夏日田野難得的一陣風，
偶然掀開蓮的秘密——
淡的，是香；
濃的，是迷醉。

心忽然輕了，
如洗；
靈魂忽然淨了，
如水。
來吧！
展開雙臂，
盡沐荷風，
清醒地醉着，
身心清白
如蓮……
忽然，風停了，
蓮不動，
只剩我，
站在自己的影子上。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黃維樑妙手成春，從「雅」這個準則中提煉出一種文雅、妙趣的翻譯理論：「依音創意」，即翻譯時，譯者可以憑藉自己的主觀情意，根據原文字詞的讀音，翻譯出音義俱妙的語詞。他隨手舉出多例加以印證。比如胡適將美國紐約州小城 Ithaca 譯作「綺色佳」，能夠令人想像到這座城市的「湖光月色，讓人享受其幽美綺麗」；又如徐志摩將意大利的 Firenze 譯作「翡冷翠」，能夠使人感受到這座歐洲文藝復興名城的「璀璨」和「冷艷」。再如蔣彝將飲料 Coca Cola 譯為「可口可樂」，原文雙聲疊韻，朗朗上口，譯文同樣雙聲疊韻，朗朗上口，堪稱天造地設的佳譯。此外，金耀基將美國 Massachusetts 州譯作「麥穗秋色」，或許暗示「金秋時節」他在這裏獲得了「生命中事業豐收」；余光中將汽車旅店 Motel

譯作「暮投臥」，或許可以啟發黃昏時分勞累奔波的旅人在此處投宿的願望。至於黃維樑本人「依音創意」的翻譯實例更是舉不勝舉，如他將 ena 譯作「易妙」，將 SACS 譯作「煞星」，將 Covid-19 譯作「寇疫」等等，無不醞釀有味。

「依音創意」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黃維樑給了一個完美的答案：「這種翻譯的『譯入語』是漢語，是單音單義的方块字，其靈活組合之妙，在世界各種語言中唯我獨尊。中國古人論教育，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說；這裏講的佳妙雅趣的翻譯，是一種『游於藝』，一種『高雅的文字遊戲』。」顯而易見，這番解說無疑提供了「依音創意」的理論基礎。

(作者為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作者從研究方法、理論架構及教學實用性三個層面深入剖析蔡宗齊在《蔡宗齊講唐詩》中的創新之處，並探討此書如何為學者、教師及學生揭示唐詩歷久彌新、打動人心的內在邏輯。

——編者

在唐詩中找「所以然」

——評蔡宗齊
《蔡宗齊講唐詩》

東 章

唐詩作為中國文學的巔峰，其研究著作汗牛充棟，從文本考據到美學分析，從社會歷史背景到詩人心理探究，幾乎所有可能的學術路徑都被反覆踏足。美國漢學界著名學者蔡宗齊的這本唐詩賞析書籍，想帶給讀者怎樣的閱讀體驗呢？

該書最核心的探討在於唐詩這些千年之前的文字，為何能夠穿越時空，持續觸動當代讀者的心靈？故其簡體字書名「唐詩所以然」，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作者的立意——不僅要闡明唐詩「是什麼」，更要揭示其「為何如此」的內在邏輯。

蔡宗齊師承漢學大師高友工，得其結構主義與形式主義詩學之真傳，其將高氏「抒情傳統」理論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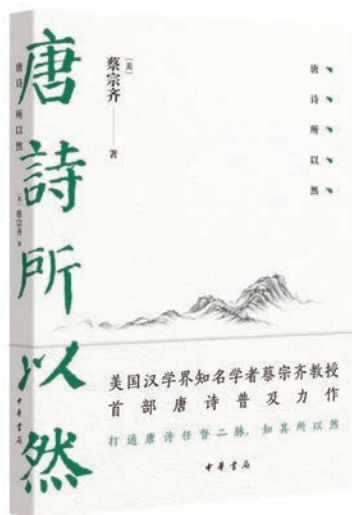
揚光大，更融會中西詩學精要，開創「語法—詩境」雙軌並進之分析法，可謂「師古而不泥古，創新而不離宗」。香港三聯或正因如此，將其繁體字版索性易名為《蔡宗齊講唐詩》。

以「題評句法」構建詩學體系

全書分析了七十二首唐詩，涵蓋香港中小學教材中李白、杜甫、王維、柳宗元、孟浩然等詩人的多部作品，如〈月下獨酌〉、〈春望〉、〈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江雪〉等，分列在律詩、絕句、古詩三篇，每篇皆按時順序來組織選詩，並貫穿「由形式見氣象」的核心思路，並結合「縱橫雙軸」理論，橫則比較體式功能，縱則梳理歷史流變，構建起「體—用—變」三位一體之詮釋體系。既重微觀語法，又具宏觀演進之雙重視野。



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



《蔡宗齊講唐詩》簡體字版以「唐詩所以然」為書名，反映作者致力探究唐詩的內在邏輯。

該書尤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取法漢語語言學家趙元任的「題評句法」(Topic-Comment Sentences)，分析多首唐詩，如以此評解杜甫〈江漢〉，如庖丁解牛，批卻導歎；又以「複合句式」析崔顥〈黃鶴樓〉，似織女穿梭，經緯分明。在律詩篇中，作者通過杜甫〈登高〉八句皆對仗卻「一氣貫通」的現象，破解了「題評句疊加創造排比氣勢」的藝術密碼；絕句篇則以「時空書寫」為鎖鑰，解開王維〈鳥鳴澗〉「人閒桂花落」中主謂句式營造的宗教體悟；古詩篇更凸顯李白〈月下獨酌〉四首倒裝組詩結構的前衛性。

跨文化詮釋與教學啟迪

尤為難能者，此書以中國詩話為體，西方理論為用。在分析李白的〈將進酒〉時，作者借西方新批

評的敘述理論，討論李白如何混雜第一人稱與「詩中人」視角，以自說自演的戲劇結構，突顯其「層出不窮的結構創新」。在講解杜甫的〈春望〉時，他將杜甫的憂國情懷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自然與人性關懷進行對比，揭示兩者在情感表達上的異同。又以「意識流」解義山〈錦瑟〉，指出其「典故拼貼」與艾略特《荒原》的互文性對話。非為附會西學，實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蒙太奇」說陳陶〈隴西行〉，不徒炫技，意在「借鏡觀形」。此種跨文化詮釋，既守詩學之本真，復開解讀之新境。

此外，蔡宗齊注重詩歌的音律節奏與結構分析，例如對崔顥〈黃鶴樓〉的聲律與意境的細緻剖析，使讀者能更深入地體會唐詩的音樂性與畫面感。這種取法既嚴謹又具啟發性，適合不同層次的讀者。

總的看來，此書既保持了學術深度，又通過深入淺出的分析框架，如「句法地圖」、「結構圖譜」等法，化玄奧為明晰，變抽象為具體。既適合學者深入探究，也可為教師提供「金針度人」之術，更能予學生「得魚忘筌」之樂，當師生們掌握這種「形式—意境」的雙重分析法，那些考卷上的唐詩題目將不再是機械的鑑賞練習，而是真正穿越時空的審美對話。

(圖片由東章提供，作者為文學研究者。)

痛

隱隱作痛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施勁超老師



痛楚是一種經驗，經驗會令人在不知不覺間成長。或許，痛是多數人的成長必經，不是有個名詞叫「成長痛」嗎？跌倒會痛、分離會痛、成長也會痛，痛楚類於感冒，不需就醫，在時間沖刷之下亦能痊癒。

有人說：與人分享痛苦，痛苦就能少一半。我很懷疑這種說法，不過，很多時候我也會主動分擔他人的痛。我非他，焉知他之痛？或許到頭來才發現，這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幻痛。痛並不一定導致苦，當他人說，「我痛，並快樂着」，我曾懷疑他們是否故作姿態，但當自己親歷後才知道痛和快樂是可以並存的。

今年，我接手學校文化發展組，主要跟進學生粵劇團——「粵藝小豆苗」，盡量每次都觀看他們排練。今年因為行政安排延遲開班，只得在兩個多月內安排密集的排練。演出前一星期，不少成員剛好被手傷、腳傷、喉嚨痛等無名腫痛困擾，甚至感冒發燒仍不願回家休養。

看見他們五勞七傷，我的心忽然感到一陣刺痛，替他們感到焦慮。可幸登台當日，他們胼手胝足地順利完成演出，不負連月付出的汗水。

現實卻是不由自主，未能盡如人意。這學年我接手統籌中文科的拔尖工作，推薦某些對創作既有熱情又有天分的學生參與寫作比賽。結果出乎意料，入圍的不是C而是更年輕的Z，坦白說，我為更有才華的C感到不值。Z有一個作家夢，但多流於空想，文筆仍是稚嫩，態度更是消極，要三催四請才願意壓線交稿，令我生起恨鐵不成鋼的痛感。不過，我知道在這半年期間，她頗受家庭和感情問題困擾，我相信交出作品，象徵着她完成對某段關係的階段反思。

C給我的感覺與Z迥異。那個試後的下午，校園鴉雀無聲，C履約來到玻璃房接受寫作指導。她想寫的是《解憂雜貨店》的讀後感，我建議她以新的角度組織，有利於突圍而出。我一邊看她翻掀《解憂雜貨店》，一邊趕做中學輔導課程的論文。一兩個小時後，我們都吐不出幾行字，只能尷尬地相視而笑。作為一段日子寫不出詩的詩人，我很明白這種創作力枯竭的痛苦，創作需要喘息的空間，於是在縫隙之間，C向我介紹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有寫作的習慣可真是難能可貴。在談笑之間，我們再次敲打鍵盤，而我伴隨柔光打開新文檔，記錄這個充滿靈光的時刻，寫下久違的詩作（嘗試）（刊於《聲韻詩刊》八十三期）。謝謝這些隱隱作痛，讓我認識他們更多。

人師之痛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鄭瑞琴老師



近兩年不論出席公開教育論壇，還是相約教師朋友聚會，最常見的話題都集中在AI科技。因科技發展促使觀念價值急劇轉變而出現的種種矛盾，最叫老師感到個人無能為力的痛。學生在彈指間「搜集」到大量的

資料，不用一分鐘就能「構思」出報告的結構框架，甚而「完成」習作，教師便不能再逃避科技，必須反思讓學生運用人工智能，該用到什麼程度，乃至質疑傳統的背誦記熟、反覆操練的實質意義。我們當然不是要回到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的教師權威時代，但現今方便快捷且強而有力的科技，時刻提醒着大家思考，教育該如何與科技「與時俱進」並保持「道德素養」，同時，也常令人陷入教師的職能裝備、師生間彼此角色該如何重新定位等等的痛苦思考之中。

許多人會指責，如AI是教師難以承受的痛的所在，這根本原因就是教師無法接受科技發展的挑戰，愈來愈感

到自己不重要，甚至困苦於被取代的危機之中。然而，科技發展根本就是現代化的一環，大家只能被時代推着前行，與其恐懼，不如正面想想，可能大家會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東西，讓你的矛盾苦痛可以稍稍釋然。例如科技能節省文書行政工作，輔助教學，優化數據分析等。這些並非冠冕堂皇的官話，若從另一方面作比較，也許更多教師選擇接受科技再培訓：相對於面對學生和家長的問題，可能大家會覺得AI還是容易一些、輕鬆一點。我不是說所有學生和家長皆有問題，在前線的教師深知，只要有一位學生或一位家長需要特殊照顧，不止消耗掉常規教務以外的時間，還會令老師掉入無助的深淵。只要想到面對學生因父母離異、虐待暴力、貧困欺凌、情緒困擾等等而無法正常學習時，教師的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才是最痛的。

這種痛不是你轉介、通報了便可以釋然的，就算你舉報後也不一定能讓當事人或其親友明白感激的。因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此舉或會引發出更無法解決且令人非常痛苦的問題。這時，那種正義無法伸張，社會支援嚴重不足，受害人孤立無助而你又只是一名小教師，角色職權極有限，連觸碰學生苦痛根源都不能時，那種無力感生出的痛，是痛入骨髓心坎的！真心祝願能在這家庭觀念薄弱、道德價值紛亂的世代，教師能不必遇上這樣的情況。



曾是燈塔，如今無岸： 一位教師的痛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鄧雅竹老師



痛是生命的一部分，人人都有痛的經驗。牙痛、頭痛、肚子痛、甚至心痛。痛始終會過去的，就像一切事情都會過去一樣。正正因為痛過，我們才會懂得珍惜、懂得反思、學會堅強、學會改過。這或許就是痛存在的意義。「失去」可能是很可怕的，但也可以看作是新的開始，剛「失去」的時候的確很痛，我們要樂觀和勇敢面對，不要害怕，更不要怨天怨地。

每個人也可能曾經痛過，你們上一次痛是何時呢？我的痛剛好發生在最近。話說……

結業禮那天，也是最後一個上課日，當鐘聲響起的那一刻，不只是結業禮的結束，更是我和學生離別的时刻。曾經的叮嚀、笑聲、爭執與成長，都像粉筆字一樣，一筆一劃寫在黑板上，最後被擦拭乾淨，只留下一層淡淡的粉塵，飄浮在心頭。那天大家都爭相和我合照，我看得出她

們眼神裏藏着的淚光，心中可能藏着數不盡的說話，臉上掛着依依不捨的表情。沒有人會喜歡離別的痛，我相信我的存在，早已成為她們生命的一部分，而這份影響和身教，無人能奪走。她們送給我的卡寫着：「你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師，因為你教學生動有趣，令我愛上數學……」我十分感謝她們所寫的字句舒緩了我心中的痛。

單親媽媽失去教師工作的痛和徬徨，每天投寄履歷，盼望一絲回音，卻換來一片冷清。面對着這種沉重的情感，有誰會感受到和知道？曾以為努力與熱誠便可以工作穩定生活，如今卻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和能力。但不論未來怎樣，我仍然相信，只要不放棄，哪怕路再難，機會終會來臨。

身體的痛可以用藥緩解，但內心的痛，卻無藥可醫。它藏在記憶的縫隙裏，每一次回想，都是一次重擊。痛雖然是殘酷，但它卻提醒我們：我們還活着，還有改變的可能。離別雖然痛，但我相信愛與記憶會永遠保留在大家心中。痛不是終點，而是過程，我們要學會與痛共處。也許現在充滿迷茫、挫敗、痛苦，但我明白，不放棄才是真正的勇敢。即使前路不明、信心動搖，我依然會堅持走下去。因為我相信有一天，痛會過去。



痛痛漫談

香港都會大學 潘金英老師



我是痛痛，隱藏在每個人的身體和心坎裏。我有着悠長的歷史，厄爾·迪克森為了經常笨手笨腳、容易受傷的愛妻，發明了創可貼。瑪雅人用頭髮縫合傷口，在十九世紀，人們用水蛭吸出瘀血幫助傷口癒合。印度人的傳統是用蠟菊治療燒傷止痛，而紐西蘭毛利人更會用藥草敷傷口，類似中國人敷中草藥。

古代人痛痛怎麼辦？敷上萬壽菊及薰衣草可以減輕發炎及傷痛，而野薔薇能保濕及治療傷疤。蘆薈葉片內黏液高度保濕，可以緩解燒傷之痛，有助皮膚復原。用蜂蜜塗抹傷口，可以預防感染，減少腫脹，紓緩痛苦。至於醋，則可殺死病毒及細菌，用來清潔傷口，幫助癒合。現代人對付痛痛有妙法，如皮膚燙傷，即用冷水沖洗有助康復；用碘酒可以快速而有效地消毒傷口；多吃柳橙能幫助傷口癒合；用蘆薈凝膠塗在曬傷處，可以保濕並緩解灼曬痛苦。如果你的痛痛轉為刺癢，或許是你身體正在癒合

的信號。

心靈遇到痛痛，該怎樣解救？生老病死，是所有人的四大痛苦，無論古人今人。少女長成少婦後，要經歷十級痛楚生育下一代；男孩長成少年，再長成大丈夫，步入中老年後，行動不便手腳不靈，有苦自己知。人病了就要面對痛痛：跌倒擦傷、蚊叮蟲咬的痛癢、切食材時的割傷、意外撞擊的重創、燙傷燒傷等，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傷痛。然而，死別之心痛，痛徹魂魄，久未釋懷，念念不忘，食無味，眠不安，心痛愁苦，悲慟莫名，欲哭無淚，因淚水在心坎裏流。蘇東坡妻子逝世，他將哀悼寄情於〈江城子〉一詞中：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生命相遇，只有拿着眼淚寶盒的陪伴者，才能為歷經痛痛的人帶來亮光，撥開她或他茫茫然的心及迷惘雙眼，闢出一條花徑，悟出「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之理。逝世者往天鄉，是春泥，留在人世的我們宜好好活在當下，讓每個人都成為綻放的鮮花，使世上繁花似錦，造就最亮麗的景觀！

痛

古早味的走馬燈

香港中文大學 吳琪琪



家鄉的古早味是舌尖上的走馬燈，轉一圈就少一味。那一年踏進城隍廟，海風裹着油香撲面而來。

糖房街的甜味是有形狀的。花生湯老闊舀起濃稠的琥珀，湯汁緩慢滑落，沖進土雞蛋裏瞬間開出蛋花。碗底的芋塊吸飽甜汁，柔軟得像年輕時的心思，輕輕一擠便滲出糖水。轉角那家芋圓舖，老師傅刨芋絲的手勢快又準，湯鍋掀開時，白霧裏浮着肉餡的輪廓，剪開的芋包淌出白色的骨湯。花生糖碎落在上面，像一場金色的雪。

城隍廟的香火是另一種味道。朱漆供桌上的三牲五果堆成小山，金紙燃燒的青煙裏飄着檀香枝的清香。穿碎花襖的阿嬤拜得虔誠，髮髻上的銀簪隨着叩首輕輕搖晃，落在橘子皮上，微弱卻耀眼。

這些味道都在消失。就像老街騎樓的彩瓷一片片剝落，



像魚販鐵盆裏銀光黯淡的帶魚，像手工潤餅皮上的焦斑，再難復刻的火候。

我站在城隍街的廢墟前，鋼筋刺穿騎樓的腹部，挖掘機的轟鳴蓋過了記憶裏的叫賣聲。回想去年此時，花生糖的甜香還纏繞在糖房街的晨霧裏。

原來，所謂古早，不過是時光在心頭尖上輕咬了一口，留下又甜又痛的牙印。

疼痛如礪，許生命如詩

澳門培正中學 曲書頤



夜裏，小腿忽然抽筋了。

那是一種隱秘的痛，肌肉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住，緩緩絞緊，感覺像從骨頭深處滲出來，並順着筋脈蔓延，怎麼也用不開那股鈍鈍的疼。大人們總笑着說：「是抽條呢，好事。」可沒人告訴我，長大原來是一件帶着隱痛的事。

青春的敏感，像一場漫長的陰雨天。照鏡子時，總覺得自己的臉不夠好看，身材不夠勻稱，說話不夠伶俐，舉止不夠從容。那種難堪，真像一把鈍刀磨着血肉，讓人坐立不安。

後來，疼痛褪去，身體定型，卻在皮膚上留下證據——

生長紋。大腿外側、膝蓋內側，甚至是腰際，淡銀色的紋路像河流的分支，蜿蜒在皮膚上。它們不痛不癢，只是沉默地宣告這裏被猛烈地撐開，記錄了那些沉默的夜晚，以及無聲的痛。

直到我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個女孩。在意大利午後的海灘上，她穿着清涼，陽光吻過雙腿的銀色紋路，在地中海的碧波間閃閃發亮。我私信問她，她卻回覆我：「它們不是裂痕，是河流。以前總是遮遮掩掩，可它們正是我們成長的證明啊！」

我終於發現，原來真正的成長，不是擺脫所有疼痛，而是學會與傷痕共處；不是成為完美無缺的人，而是有勇氣面對那個不完美的自己。

生長紋，是歲月的勳章。它們證明我曾勇敢疼痛過，卻依然選擇如河水般肆意流淌，像大樹般昂揚生長，似詩歌般盼望遠方。它們讓我意識到：我只是我，我就是我，一個特別的我。

消散過後的痛

顯理中學 丁加文

「痛」：部首為广字部，也或許是由古人流傳下來，



「痛」是難以承受的。「痛」是急性的、短暫間歇的、淺表的、熱灼的、開放發散的、尖銳的疼，我想人們討厭它，我也不例外。

由我有記憶以來，痛是身體帶出的警號。小時候頑皮得很，想像自己是什麼有特異功能的人，不顧身體的限制，總是挑戰身體的極限，嘗試告訴身體，誰才是主人。可換來的卻是在遊樂園不帶眼，猛烈地向前衝，撞倒欄杆、門牙離我而去、額頭起包的疼痛。我哭鬧着，但痛感並沒有離開我，我知道哭沒有用，我只是試圖引起同情，那刻起我知道——「痛」，是壞人。

長大了，也許是我知道自己沒有依靠，耐痛能力也高了。「社會大學」教會我太多，看清社會，看清人類後，領會的又是第二種「痛」。那怕是血流不止也好，我的神經似是再沒有知覺那樣，告訴我，警告我，我痛了。

那「痛」，不知何時起，一直纏繞着我至今，那是開放發散，侵蝕着我的痛。是吃多少止痛藥也止不住的，折磨得教人感到窒息的，每吸一口氣，那氧氣似是變成針一樣，蠶食着肺部的每一處。止不住的眼淚，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汪洋，是試圖哭訴着被這地打壓的「痛」。但可笑的是，大家也在這極度痛苦、極度瘋狂的地方如此痛苦地活着，為的是什麼，是為了一份能對得住父母的成績？是為了能活在這城的薪水？還是要證明自己的價值？我想不到，因為最可笑的是，我連幻想日後的一切都感到痛苦，我看不清未來，不敢去看，現實太過殘酷，我只是想着明



我，如影隨形的，消失一段時間後又出現，像是遊戲中死亡

復便好。可總有些痛總是不斷地圍繞着常見的痛，只要忍一忍，等待它自然康復便好。可總有些痛總是不斷地圍繞着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黃喧詠

不懂得游泳的魚

天也感到害怕，還有什麼資格談論未來。

我想被人在意，可我卻總是把自己困住，我想自救，但現實給了我重重一擊，我不配。為何我活着是想為誰，為何我努力過後卻失去自我，或許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情緒病」。對的，我生病了，也許是吃抗生素也好不了的一場大病，我想着讓痛感一點點地喚醒我尚餘的一點感覺，好讓我知道自己還活着，我還能戰勝那「痛」。

但，謝謝那痛，迫切地使我在這地成長，學會更多，也許往好的去想，這「痛」保護着我，教我比他人更早看透我現時擁有的一切，教我去珍惜仍然願意和我走向未來的人，教我去努力感受快樂。

後看廣告復活的角色一般，殺也殺不死。

每當壓力來臨時，那種感覺彷彿就像魚跳出了魚缸，躺在地上喘不過氣一般，奮力掙扎卻又無能為力，那種無法呼吸的痛苦無處訴說，也無法解脫。這種痛苦是無法與日常生活中那些碰撞出來的痛比較的。

我曾問過大人們：「成長是如此痛苦難忍的嗎？」得到的回答卻只是「這算什麼！我吃過的苦比你痛多了……」人與人的痛苦可以比較嗎？是我過於軟弱了嗎？此刻的我，是那條不懂得游泳的魚，被一層一層的浪蓋過，在那湧動的水流中溺水。

路還有很長，我有點害怕疼痛的滋味，但是沒辦法，成長也許就是如抽筋拔骨般疼痛吧！直到某天，當我能在沒有水的地面上呼吸時，也許我已經堅強地長成可以隨意說出「這算什麼」的「大人」了。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痛」。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npmcdit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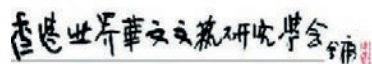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繁榮文化
功莫大焉

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

高行健

《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
繁榮文化 功莫大焉

高行健

二〇〇〇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說家、劇作家、畫家
（寫於二〇二一年，明報月刊資料室）



荷 志

—詩、圖 周蜜蜜—

泥沼裏站直自己，
水影中認清形狀。
當整個池塘在諂媚陽光，
你堅持用素顏仰望。

不施胭脂的皮膚，
比風更透明。
被蜻蜓詆毀的午後，
你靜靜拆開層層辯解——
讓每句流言，
都滑落成水珠。

暗香舉起翠綠的宣言，
苦芯藏好清甜的證詞。
淤泥的審判庭上，
你交出空心的答案：
每一節都是
拒絕彎曲的
脊椎。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明月潭區

總二十九期 二〇二五年九月

